



PROVISIONAL

S/PV.2594
17 June 1985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二五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7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成员国：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古伊苏先生
	中国	黄嘉华先生
	丹麦	格林尼特先生
	埃及	阿姆尔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维尔马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0637/A

下午四点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理会纳米比亚问题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关于这一项目的决定，我邀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这一项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应主席的邀请，圭亚赫先生(阿尔及利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这一项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这一项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共和国、加拿大、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塞舌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恩先生（安哥拉）、穆尼斯先生（阿根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莫萨利先生（巴巴多斯）、策林先生（不丹）、卡拉斯科夫人（玻利维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希尔先生（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伊塔哥·米奥穆拉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查里斯先生（海地）、拉茨先生（匈牙利）、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黑田瑞夫先生（日本）、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布拉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凯卡先生（莱索托）、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尼亚姆多先生（蒙古）、阿拉维先生（摩洛哥）、穆拉吉先生（莫桑比克）、德埃斯利·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夫雷拉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冈西亚女士（塞舌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特努先生（乌干达）、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和穆登奇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接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邀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议事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议事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巴多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萨利先生（巴巴多斯）：我国代表团感谢有机会在再次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在这个重要时刻在安理会发言。

我说这是个重要时刻是有两条理由的。第一，总的来说，每当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整个联合国总是遭到了狂妄的比勒陀利亚的一个耳光。该政府相信国际上总是有人支持它的。因此声称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和永久统治南部非洲大多数人。

第二个理由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看到主持安理会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杰出的代表。我相信，你也会同意，除非发明一种办法，把我国或贵国悬空吊起来，运到加勒比地区以外去，否则我们的命运将从经济、社会和感情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你的能力、正直和经验将卓越地指导安理会6月份的工作。

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泰国的杰出代表，因为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工作。

纳米比亚问题经常和彻底地得到讨论，可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代表还有必要对该问题说如此多的话。很难相信的是，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自从大会根据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19年已经过去了。1978年，安理会又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其中包括商定同意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可是，尽管安理会和大会通过了许多强硬的决议，纳米比亚人民并不比1966年更接近独立的希望。实际上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计划得以成功的话，纳米比亚人民今天要比1966年更远离真正的独立。简而言之，比勒陀利亚竟然能够如此成功地挫败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纪录。

我相信，许多代表团象我们一样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仅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问题，而是安理会的威信问题。我认为，这是为什么许多外长和代表决定分开地支持理事会、声援不结盟运动、并表明纳米比亚应该独立的决心。

在这次辩论中说了许多，无疑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努力上所以失败是由于下列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比勒陀利亚一再表示自己的决心，即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第二，就是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许多说话动听的都对此垂涎三尺，甚至忘掉它们本来信奉的19世纪“抢夺非洲”的作法，在20世纪末不应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听到比勒陀利亚代表在理事会作了极为厚着脸皮和玩世不恭的发言。让我举几个例子。他差不多在头一句就说：

“此外，南非是南部非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S/PV. 2583, 88-90页)

这个政府的旨意就是种族隔离、它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令人惊恐。不管有怎样的想象力，我们都不能认为，它是非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勒陀利亚代表告诉理事会，任何代表都有一些基本规则，他说：

“首先，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将领土交给那些想要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实行暴力的个人或组织，而南部非洲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些对政府不满的集团。”（同上）除了那种荒谬的说法，即：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没有持不同政见运动组织，将2000万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最基本的人权而战的非洲黑人看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组织是不可思议的。

下面就是另一个所谓“程序”：“……在该地区不允许任何外国力量的干扰。”（同上）我们要说，这是比勒陀利亚的一个要求，就是让它自由地侵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博茨瓦那和纳米比亚、让全世界人民赞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法。

第三个“程序”说：“南非相信，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同上。）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问题？我们没有被告知。至少，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对成百万黑人来说，在自己土地上的种族隔离问题只是一个冲突问题而已。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个用简单的民权立法加以解决的肤色歧视。它是个更险恶的东西——一种永久统治、剥夺和侮辱的理论。

我不需要说的太多。我只想补充说，巴巴多斯坚定地支持安理会第435号（1978）决议，我们认为，要充分执行这一决议，我们坚决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真诚地呼吁接触小组意识到比勒陀利亚的不诚意态度，它用各种借口来维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安理会不能屈服于比勒陀利亚的欺诈和傲慢无礼。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坚定地相信，大多数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将永远不接受种族隔离。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决心不顾任何障碍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纳米比亚必须获得独立，如果安理会本身不再永远被侮辱和弄得软弱无能的话。

主席：我感谢巴巴多斯代表对我本人和对我国政府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莱索托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凯卡先生（莱索托）：主席，通过你，我要深切感谢安理会给我们机会参加

关于纳米比亚前途的十分重要的讨论。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主持这些讨论、并深信，在你精干的指导下，理事会一定会承担起责任，并作出将导致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并最终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决定。

请也允许我向泰国外长和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主持了5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和安理会一直在讨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个问题，自本组织成立起就是这样。多年来，国际社会通过了大会和安理会的许多决议，法院也提出了意见，让南非离开纳米比亚。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跃进，这个决议不仅得到了所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南非也表示了支持，至少在文字上是如此。很明显，第435号决议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象其他发言的代表一样，我也要求迅速执行这一决议。秘书长的报告说明，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只有南非坚持把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作为执行决议的先决条件这一点除外。

自从国际社会第一天要求南非离开纳米比亚以来，南非就一再找借口，目的是挫败国际社会的意志，并继续在那里存在。这给纳米比亚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种族歧视不仅是针对非欧洲后裔的多数人，不仅从南非延及纳米比亚，不仅是外国公司和南非的公司在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而且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被残杀，遭监禁，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土，并且在最近还要他们参加欺压百姓的占领军。似乎这还不够，南非把纳米比亚作为侵略邻国的基地。最近在卡宾达的事件中，南非士兵被杀。这一定会使不相信的人都能相信，南非是决心要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

它用了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拖延，而同时却在巩固其在纳米比亚的地位，我们看到了特恩哈的安排，也看到它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出这个不相干的问题联在一起等许多借口，还要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这是要朝什么方向走呢？南非什么时候才知道，除了全面执行第435号决议，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之外，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其他呢？

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继续进行斗争，直至胜利为止。他们必须知道，纳米比亚人民最终一定会胜利，因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斗争是崇高和有历史性的斗争。因此，所谓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傀儡政府，安理会必须宣布它无效。

这一系列的发展不仅使本国和纳米比亚的邻国很感关切，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种族隔离，种族视歧，已经导致了許多困难，给许多人带来痛苦。对本国和邻国都是如此。最近那一地区事件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屠杀。这都说明，南非政府决不想在我们地区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以谋求和平。在纳米比亚的暴行使许多难民逃到了邻国。

许多要求庇护的难民都是男女老幼，这是南非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实现它的种族隔离，南非对许多贫穷的邻国进行恐怖行动和侵略。大家都记得，1982年，我们被迫在安理会开会，因为南非袭击我们的一个首都——马塞卢，42个无辜难民遭残杀。

南非对安理会的蔑视从未象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那个事件那么严重，它悍然侵略博茨瓦纳。对博茨瓦纳首都这种侵略的时候，就是安理会坚持要求它停止在博茨瓦纳边境，即对纳米比亚的侵略的时候。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对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的一种侵略行动。这公然违反了博茨瓦纳爱好和平人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证明，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强迫它来争取和平。南非是侵略者，是一切不安全的根源，而且危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我国总理在向博茨瓦纳人民表示慰问时说：

“我们可以理解博茨瓦纳人民是如何憎恨这种袭击，因为，该政府一向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南非问题。因此，我们都知道，对在哈博罗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指控是一个借口。我们重申，南非的问题是一个内部问题，种族隔离政权攻击邻国，绝不能掩饰南非的朋友和全世界。”

“这次对博茨瓦纳的攻击使我们想起了1982年12月对莱索托的攻击，除非我们能摧毁种族隔离政策，不然还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支持博茨瓦纳人民，直到我们能在没有种族隔离的和平中生活为止。”

安理会要对人民负责，现在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保南非能撤出纳米比亚，这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样才能使南非人民获得自由，真正结束种族隔离。《联合国宪章》让安理会有充分的权力来处理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的话。南非已经证明，它不仅是这个地区的侵略者，同时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力量。我们要向各位提出的问题：还要让南非蔑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多久，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南非在邻国杀多少人之后安理会才会采取行动？

我们南部非洲人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也担心会错过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主席：谢谢莱索托代表的发言，以及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马尔他代表，请他在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高西先生（马耳他）：主席先生，从马耳他和戈佐岛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我向您致以英联邦国家的热烈友好敬意。

我们因为您的在场而感到荣幸。我个人也有很多理由感到很高兴，其中一个理由是象征性的。我记得在贵国的代表团在1967年，我在联合国服务早年时

的一个晚上。从您大使办公室里深入会谈之后，我们得到贵国的合作和鼓舞，使我们可以18年前就首先提出所谓海底议题。

我确信，你同我一样感到很遗憾，后来制定的海洋法公约至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其最后内容与我们原先提倡的有点差距。但是，从各方面来讲，它还是一个重大成就。

所以，可以说从一开始，我们两国就曾花了不少时间、脑力和精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作的国家。1967年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设想在1984年成为现实。

我相信，本月在您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成功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作了不少努力，而且这个目标也不是不能实现的。

我过去已有机会赞扬泰国外长和大使，感谢他们上月主持安理会事务。我今天高兴地重复我的感谢。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叙述了过去七年里主要事件发展。我们要赞扬他最近的客观报告，同时更感谢他作出不懈努力来促进进展。他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注意力的集中对象，并在其最后结束段落中，我们也了解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记录，我发现作为安理会理事国，我曾在1983年就此问题讲过马耳他的意见，而且是讲了两次，一次是在5月27日，一次是在10月27日。我今天不想重复过去说过的话。

我深表同情地听取了其他人的发言，都是高级人士在此发言，而且我们发现他们的发言有个很明确的意思，大家都一个信念；不应再阻碍纳米比亚的早日独立了。

除了有一个反对的声音以外，大家都愿就这个问题取得进展，都希望能够毫无条件地接受435号安理会决议。所以，我在此只需重复，我们也同意这些人的信念，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实现独立。很清楚，面前还有很多困难，道路上只有一个障碍。

我愿意讲话时比较克制。并不是因为我不愿让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也不是说我不痛恨种族隔离，也不是说我不同意那些其他人看到南部非洲的暴力感到那么愤慨，或是不痛恨南非压制性政策，或是那种推延手法。

我是基于其它理由这样做的。因为我不愿意火上加油，也不愿让南非有任何借口说安理会又是定期地在搞宣传，公开嘲弄南非的政策，事实上这不可能是个幌子，在新闻界帮助下，南非当然是要躲在所有攻击幕后。假如全世界要表示不满意的话，南非就应检查一下自己良知，听听外面的人是如何说的。

南非当局事实上是在欺骗自己和他们的人民，如果他没有能够听见大多数国家的决心，即要促进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南非实现种族平等与和谐。这一信息是越来越强，人们对其的信念也越来越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不尊重和促进基本人权。

因此，就象我过去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南非最好是顺潮流行事，这样对自己也有利。前线国家作出了一些克制，西南非民组也不断地愿意接受一些建设性建议，就是一些邻近国家的主权经常遭到南非的军事破坏，可它们还是愿意致力于和平地解决。最近它们又再次显示这种诚意。我们看到安哥拉就是如此。最近在我们的辩论进行时，我们看到博茨瓦纳又表现出这点。我们要表示非常同情南非侵略的最近受害者，并谴责这种事件。

在目前暴力循环中，在这种不幸中，难道我们没有一线希望吗？我仍认为是有希望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的？第一是因为我们已作出不少工作，而且取得相当进展；第二，有影响的国家也决心继续努力。当然它们的这种努力是不太讨好的，它们愿意继续说服南非当局不要采取这种消极态度，南非当局仍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第三就是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在此方面都是很努力的。第四，因为安理会一致支持解决计划；第五，因为所有各方都有共同利益，都希望看到和平和及早的区域解决。最后一点同样重要是，纳米比亚人民有坚定的决心，要确保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独立。

跟过去都不一样，现在又有了一个强力的新因素。安东尼·路易斯在他上星期四《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写得很好，他说：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南非的公开种族主义、不人道作法和暴力的耐心已没有了。”

事实上许多其他国家早就没有耐心了。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和公司、宗教组织、工会、甚至一些国家的立法人员都独立地越过自己政府的不闻不问态度，对这种局势表示遗憾。

我们在马耳他没有在过去与南非有过任何接触。我们也将继续这样作，直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直至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同时，纳米比亚的学生也可自由参加我们的大学和技术学院。我们在将来也希望安理会在本次辩论之后通过有关决定。而且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事情。

在本组织纪念四十周年的前夕，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如何帮助联合国来确保实现纳米比亚的目标？难道在此我们就不能尽微薄的力量做一些事情，起建设性和实际作用，使谈判过程获得新的动力吗？而现在比过去更需要这种谈判了。

我们已经找到答案，在我们宪法头一章里就写得很清楚，声明马耳他是个民主共和国，是以尊重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为建国基础的。

马耳他是在欧洲和非洲的中心。我们受益于这两个大陆的文明影响，也受到亚洲的影响。我们在史前从地理上来讲是两大陆之间的桥梁。我们今天也愿意起政治桥梁的作用。我们在不断寻求实现和平的办法，我们也决心努力地实现和平。

因此，尽早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同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自然是一致的。

几年以前，在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十分相似的形势下，有关各方正是在马耳他进行了静悄悄的接触，成功地就导致津巴布韦的独立举行了谈判并取得突破。这一事实使我们多少感到鼓舞。我们在相对宪法、选举制度、投票制度以及人权立法方面也获得了专门知识，这在消除有关各方在这些方面的分歧上至少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因此，我们准备在认为有利的时机，以被认为是开展静悄悄外交的最适当的方式向秘书长、直接有关各方和接触小组的成员提供同样的便利，同样的专门知识、同样的热情和献身精神，需要多长时间都可以，直到取得突破为止。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促进和解、帮助联合国和支持安理会的政策，通过这样普通而实际的方式响应秘书长的呼吁。我们没有自私的打算，也没有既得利益需要保护，只是想促成问题获得解决。我们希望，瓦莱塔繁忙的气氛及其夏日的大海那种“温和的脾气”将有助于取得进展。

鉴于南非的态度，它似乎将继续——至少在公开的场合——无视它的挚友发出的敦促，这是不幸的。但我们可以相信，它不可能永远无视自己的长远利益。如果南非象自己所宣称的，确实渴望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好利益，那么，最好的途径就是使他们能在国际监督下以不记名投票自由地做出选择。那样的话，那个可爱的国家就不会再哭泣了。

从与此相一致的另外一个方面看，即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需要这种狭隘利益，南非当局也应当进行内部改革，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使白人洗去耻辱，使黑人摆脱痛苦，使自己的所有公民免于恐怖。这样，南非人民也将不再哭泣。那样——也只有那样，南非也能重新获得自己朋友的尊重，获得邻国的尊敬和友好合作，获得该地区的和平。那样——也只有那样，它也能在国家大家庭获得其合法地位。也许——仅仅是也许，最近在南非进行的微小的社会变革表明了尽管姗姗来迟，但南非终于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和国际责任有了新的理解。我们热忱地希望积极的变革确

已开始。

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允许我今天就此项目发言。

主席：我谢谢马耳他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赛义德·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当理事会讨论最繁重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时，正好由你担任主席。但我很高兴的是尽管这一问题难以解决，但着手处理的是一位能干的人士。

你的前任，泰国的甲盛实大使也胜任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他对安理会的工作表现出的充分诚意和做出的努力。

第435(1978)号决议似乎获得了普遍支持。之所以是普遍的支持，是因为美国宣称——尽管是口头上——同意该决议。这一决议是近八年前通过的，至今未能执行。

问题是如果所有人，包括美国都完全支持该决议，那该决议何以依然缺乏执行的意义？是什么构成了障碍？在过去这慢得令人难受的八年中，是谁在阻碍执行该决议？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XV)是在1960年，即25年前。今年五月在突尼斯庆祝了该《宣言》通过25周年。联合国正准备庆祝自己的40周年。然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殖民统治甚至比联合国的建立时间还要长。他们在直接的殖民统治下生活了一个世纪，即比整个联合国的历史还要长二倍半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美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因为，正如美国在发言中所说的，

“美国依然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S/PV. 2587, P. 31），而且“积极地参加谈判，以创造条件，使联合国的计划得以执行”（同上）。

在忍受痛苦和丧失基本自由权利长达一个世纪之后，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仍不得不等待美国的“创造性智慧”来进一步参加那些谈判，创造条件，使联合国的

计划得以执行。安理会是否知道原因何在？答案如下：350家美国公司正在掠夺该地区的财富，希望尽可能持久地维持现状，以便最大限度地开发这些资源。答案就在于在纳米比亚土地上尚未开采的资源，如铀、钴、锰、铂和其他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金属。

这个回答还可以在另一个事实中找到，去年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公司光从这个区域的金矿就获取了8亿5千万美元的利润，而种族隔离政权光抽税就得了11亿美元的收入。美国的确认为纳米比亚是应该独立的，但它也坚持

“所有纳米比亚人有权发表意见，自由组建政党，正象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他们有权参加选举以代表其人民，同样，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窃取权力，自封为纳米比亚人民的领袖或政府。应该由纳米比亚人民在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下的自由公平的选举中选择自己的领袖。”(S/PV.2587第15页)

我读的是引自美国代表团发言中的一段，这段后面还有：

“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同上，第15页)

美国政府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如果纳米比亚人民要有自己的政府的话，这个政权必须是一个满足美国跨国公司的要求的傀儡，一定要允许以新殖民主义来代替殖民主义。由于其它一些国家在跨国公司里有小小的股份，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一些表面上无辜的人躲在美国的后面，让美国投否决票，而且同意它的看法，说什么要有耐心来寻找和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使联合国方案能够得到执行。

为什么在美国人被劫持的时候，美国就疯狂地威胁要对第三国进行报复，而纳米比亚整个民族被美国劫持了一百年，却不能使唯一保证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的《宪章》第7章得到贯彻。出于同样的理由，第S/17270号决议包括了执行部分第14段，以保留安全理事会的面子。

美国帝国主义的魔爪卡着中东和南部非洲的喉咙，想把它们卡死。而两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一个占领着巴勒斯坦，另一个就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权。

都是这一不人道的、残酷的目的邪恶工具。那些在世界这两个地方建立了这些政权的人当然是很有能力在这里支持他们的代理人的。

因此，纳米比亚人民已经看清楚安全理事会不是发出纳米比亚独立许可的机构，虽然安理会表现了极大的善意。现在的决议草案跟第435（1978）号决议一样，它们都没能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什么。

美国帝国主义是一座大山，对它施加的外交压力就象柔和美丽的春雨。联合国的外交官如果打算用决议来瓦解美国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他们就象善良、无辜和涉世不深的人。他们想用一年一度的春雨来融化一座大山。你知道不知道这样我们得等多少年？回答是一整个地质期。我们地球形成以来才过了三个地质期，我们还没有完全渡过第4个地质期。每年的雨水可以自然地冲掉一些软土构成的丘陵，但是这种大山是不能靠联合国的决议来铲平的。它们需要用炸药来炸平。

因此，作为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被压迫的非白人多数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使敌人相信，他们面对着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铁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丧失了。直到南部非洲和中东的巴勒斯坦穆斯林进行暴力的武装斗争时，我们就必须一直等待着美国介入，以创造贯彻联合国计划的条件。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根廷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尼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确实很高兴看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一重要会议。阿根廷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逐步地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这些关系的基础就是我们同属于一个区域，该区域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别的国家休戚相关，我们都支持相同的民主、反殖原则。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互惠的结果。我国政府相信，区域的团结是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们所有国家人民的优先要求。

我也要向泰国外长和常驻代表表示敬意，感谢他们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工作。

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令人不安地毫无进展，这说明完全有理由召开这次会议。尽管作为最终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之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已通过多年，但这一严重冲突结束的前景却同以前一样渺茫。冲突继续必然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反，南非政府的某些立场和做法似乎旨在长期维持纳米比亚的殖民状况，至少想只允许实现一种有条件的部分独立。

所以，我们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理所当然地表示了我们的忧虑，再次要求安理会采取新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到，两年前安理会在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时也同意，如果南非继续反对完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就要根据《宪章》采取其他措施。

虽然南非声称愿意促进纳米比亚的最终独立，似乎也同意在国际可接受的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可是联合国完全有理由怀疑南非是否真有诚意。在温德和克设立临时政府等行动对这一目标设立了新的重大障碍。同时，它继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的主权领土采取行动。被联大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支持者继续受到迫害。

而且南非还要坚持联合国一再拒绝的一些条件。因此，要谋求区域和睦，不能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南非和安哥拉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纳米比亚人民有充分独立、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应有任何的先决条件，也不应当加以拖延。比勒陀利亚现在应采取一种真正的建设性态度，明确表示愿意执行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

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样，阿根廷强烈地谴责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行径。我们重申坚定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独立和在领土上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平等社会的权利。

我们曾说，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是对联合国信誉和效力的挑战，也是对公正和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和睦关系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南非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的政策是对全人类良知的污辱，与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安理会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特殊责任要得到履行，安理会和联合国的道义权威要得到维护，安理会就必须采取措施，促进纳米比亚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独立。

目前的局势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危及南部非洲的稳定，也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因此，阿根廷同不结盟运动国家一道呼吁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比过去更严厉的措施。

结束纳米比亚的悲剧，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必须是国际社会优先任务。那些严重冲突的继续危及着整个国际关系的稳定，产生许多紧张局势，而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责任的安理会必须对这些紧张局势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赛义德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讨论。我们深信，你的外交才能和政治经验能使你顺利地完成安理会的工作。

我也要诚挚地感谢你的前任、泰国外长和常驻代表，他们非常卓越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讨论。那一时期国际局势有很多发展。

我要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秘书长为尽早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重申我们将继续合作，支持他促进联合国原则的努力。

当安理会过去一周讨论这一项目时，种族主义政权又对独立的博茨瓦纳发动了武装攻击。这一侵略行动是在主要大国在此发言之后进行的，这说明种族主义政权认识到它可以平平安安地无视国际社会意愿，因此就侵略了友好的国家博茨瓦纳。

人们要求安理会开会就是为了对南非这一无视安理会权威和责任的行动作出反应；安理会向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就是维持全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谴责所有的侵略行为，同时，我们呼吁安理会通过符合其沉重责任的决议。因此，我们最紧迫的请求安理会在结束讨论“纳米比亚局势”这个项目后，执行《宪章》第七章。

1985年结束时，柏林会议将过去一百年了。在柏林会议上，非洲大陆被殖民主义分裂了，纳米比亚开始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种族主义南非非法占领该领土也继续了一百年了。

自1978年以来，安理会召开了一百三十多次会议，全都是为了审议影响到南部非洲人民的危机。安理会、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无数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合法主人采取的行动。这些决议还谴责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对非洲大陆前线国家进行的侵略。

所有热爱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国家都支持了这些决议。然而，有些主要的国家无耻地加以反对。奇怪的是，这些国家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南非政府，反对根据《联合国宪章》向该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政府实行制裁，另一方面却自称是保护人民自由、民主和独立的人。

他们眼中的自由到底是什么？难道少数法西斯主义者有自由操纵大多数人的命运，强行、不受遏制地掠夺大多数人的资源，他们所说的民主又是什么？它就是该少数人傀儡有权力强迫其他人屈服于它，直至不惜通过谋杀、饥饿、驱逐来这样做。

真正的民主就是保护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类不受剥削，就是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就是遏制剥削公司，不让它们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

这些强国所说的人民的独立这一概念又是什么？它仅仅是把霸权强加给这些人民，掠夺他们的资源，强迫公民为侵略者服务。

因此，根据真正的历史，我们想提醒这些强国一下。这些强国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认为他们在南非和被占巴勒斯坦——所谓以色列的种族主义盟友将看到他们无限的支持。我们要提醒他们，他们对这些人民的历史的理解完全错了。

过去，斗争的人民都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遭到各种武器的反对。尽管遭到毁灭性武器的打击，但斗争的越南人民还是取得了胜利。它最终统一了领土，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至于阿尔及利亚的伟大人民，法国曾声称有权力迫使它屈服。它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领袖们进行了现代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空中强盗行动，企图使阿尔及利亚人民放弃自由和独立的目标，但法国最终还是认识到，走向和平与自由的道路不是强权，而是响应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意愿。

英国曾认为，放逐圣雄甘地、把他的支持者驱散至印度就可以使它保住英国皇冠上最珍贵的珠宝，但英勇的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终于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手里夺取了印度次大陆的独立。

希特勒纳粹部队也同样在欧洲人民及其盟友的打击下崩溃了；这些人民的理想就是摆脱压迫和屈辱。

人民获得了一个基本的教训，即任何国家，不管它有多大，都无法击败反对侵略和占领的解放力量。这些就是历史的教训，我们要把它们奉送给那些被武力陶醉的人，那些支持错误、反对正确的人，那些支持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人，那些怂恿比勒陀利亚和巴勒斯坦新法西斯主义、并向其提供金钱、武器和政治支持以让他们压迫该地区人民的人。但人民不可能永远遭受压迫。他们也许会被击倒，但决不会被击昏，他们也许会倒下，但创伤会迅速愈合，他们会重返战场，就象势不可挡的劲风一样，扫除一切障碍。

安理会本次会议是在不结盟国家倡议下召开的，是为了再次重申，不结盟国家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彻底和坚决地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敷衍、拖延和联系的行为，反对该政权继续阻挠执行载有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现在重申其立场：

首先，我们呼吁安理会成员，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以诚心和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以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建立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群岛和所有沿海岛屿在内的独立国家。

第二，我们要求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部队立即撤出所有纳米比亚领土，从此结束占领。如果南非政府不遵守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我们就支持对它施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第三，南非政府和其西方盟国选择将一个新条件塞进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即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这是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我们坚决反对对任何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我们彻底拒绝南非政府建立一个将满足种族主义政权愿望并制造一种自治假象的傀儡“临时政府”的企图。

第四，我们重申，在联合国以外谋求解决办法的企图违背了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他们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愿望。

第五，我国毫无保留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我们谴责任何外国对前线国家的进行侵略或威胁进行侵略。

最后，我不得不重申下列要求，即安理会制止约翰内斯堡种族主义者阻挠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真正愿望的行为。我们高度赞赏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英雄所发挥的勇敢作用。值此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25周年之际，我们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战士表示祝贺。我们深信，他们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现在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的身份向安理会发言，我是在几天来作为主席坐在这里，聆听了各位代表对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这一棘手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南非继续无视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意志的问题）的发言后，向安理会发言。

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一次成为安理会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主持其讨论工作。这是本国的一种荣耀。我认为，在我担任主席时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是相当合适的，因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前也是个殖民地，它坚定不移地支持所有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诚挚地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忠心致力于纳米比亚事业。并为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作出不懈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在理事会有关该问题的发言中表示出的承诺、深厚的感情、甚至是明确无误的不耐烦和沮丧。这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和继续遭受的非正义的必然反应。最近南部非洲发生的事件，包括今天在温得和克建立非法的傀儡当局，本月初肆意侵犯安哥拉领土、以及上星期当理事会讨论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时，野蛮地袭击博茨瓦纳，更使我们感到沮丧。

然而，我们听到了南非代表的发言，他胆敢暗示，只有当国际与其合作，保持耐心并相信它时，于纳米比亚有关的问题才能解决。然而，南非闭口不提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这个发言暗示，转移到纳米比亚的南非种族隔离恐怖事件只不过是该种族主义政权能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辩解的简单的过失行为。

与十八、十九世纪早期殖民主义者推行的奴隶制毫无两样的种族隔离一再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联合国大会斥之为“对人类的犯罪”、而安理会认为它“违背了人类的良知”。然而，南非坚持将这一令人憎恨的制度应用到它根本无权管理的领土上去。

我们注意到代表们提及了安理会年复一年通过的各项决议。它们是涉及自由和公正的根本问题的决议，这些原则是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宪法的支柱。

因此，在联合国成立和国际社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40 周年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要在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努力中继续受挫吗？自 1966 年以来，联合国决心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取消了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并对它承担了直接责任。尽管如此，尽管安理会通过了大约 21 项决议，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并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效和明确的行动，以停止这一令人不愉快的局势。

在过去的讨论中，安理会为结束南非的非法占领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提供了一个构架。安理会第 385(1976) 号和第 435(1978) 号决议包含了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内容：南非撤出纳米比亚；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管理下的自由选举将权力移交给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纳米比亚人民；建立一个由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组成的联合国过渡援助团。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唯一能接受的行动计划仍然是载于安理会第 435(1978) 号决议中的计划，该计划进一步阐述了第 385(1976) 号决议所含的原则。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安理会批准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将政治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详细计划数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未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大家都认识到，联合国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非殖化的工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很荣幸地多年参加非殖化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当了三年的主席。从这个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前殖民地摆脱了殖民地位，对我们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来讲，国际社会纪念非殖化宣言 25 周年的时候唯一的遗憾，是纳米比亚人民继续受到南非占领当局的征服，纳米比亚人民仍然遭到镇压、剥削，他们的资源也遭到掠夺。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看到南非根本无意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也不愿尊重联合国的权威。两个月之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它的决定，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安理会作出了反映，5月3日发表了一个主席声明，宣布成立所谓临时政府完全是无效的。这一发言和国际社会的谴责都未能阻止南非设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南非的这种作法清楚地蔑视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1976年的358号和1978年的435号决议，而且进一步说明，南非完全无视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要求。南非的行动就是要维持种族隔离，在联合国直接负责的这一块领土上继续这种丑恶的制度。

全面执行1978年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内容有赖于南非的合作，但我们可以依赖南非么？它用最残酷和最不人道的政策，完全不顾非洲黑人的利益，它难道真会在大多数是黑人的纳米比亚搞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吗？难道联合国应当袖手旁观而不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吗？

很清楚，当初有人说，建设性接触政策可以代替直接行动，但这个政策失败了。而对话、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的政策也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有些成员国采取了片面的行动，说要孤立南非。它们认为，对付一个蔑视国际法国家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国际舆论，例如反映在安理会各项决议、大会和国际法院的裁决、不结盟运动、非统组织的这些意见中。但所有这些都对顽固不化的南非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

南非仍决意采取对纳米比亚的压制性的非法占领，这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只要它继续非法占领，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和平，非洲的尊严也会继续受到破坏，而国际社会的意愿也得不到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信誉都会受影响，如果联合国不能对南非采取果敢的行动，大家就将在辩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非暴力的解决办法很快就行不通了，所以联合国必须找到更有效的措施，制止南非的顽固态度，避免冲突、暴力和流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安理会必须迅速就这个问题采取行动并请秘书长与南非接触，旨在于制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的制度，并请秘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开始用联合国的过渡援助小组——这是1978年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很高兴，我们也参加了纳米比亚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于今年4月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新德里开会时通过的。我们是六个理事会的成员国，我们大家面前的提案的共同提案国。这个计划中有一套逐步的明确办法，希望能早日实现获得国际核可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我们吁请所有成员国支持这一草案，这样就能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一个清楚的信息；它的各种拖延的手法是我们不会再容忍的。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愿望和权利的实现——争取独立和自由，也许会推迟，但永远不会被剥夺。纳米比亚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一再被叛的历史。我们也看到，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外国占领、压迫剥削，使他们无法剥夺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纳米比亚人民等待了很久，可一切等待都白费，无法实现希望和愿望，也无法看到国际意愿得到执行。现在，我们应当一起来采取行动，结束世界历史上这不幸的一页，带来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的黎明。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承担起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在，我现在恢复主席的职能。

美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克拉克先生(美国)：我只想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今天伊朗代表在安理会谈到了人质问题，我们觉得他的发言是很谬误的、令人不安和极不得体的。

主席：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下一次安理会会议将于明天——1985年6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下午5时50分散会